

梅澤和軒著
傳抱石譯

王
摩
詰

商務印書館發行



筆雲翠石小 像詰摩王

譯者序

中國繪畫至今日其亦厄年乎？

外人拾得一鱗半爪，必反復探討，昌之世界，翹爲己有，無上榮耀。我漢族同胞，則抱殘守闕，恐尙不得其人！

本書著者梅澤和軒氏，於繪畫理論，研究頗精。書中論畫諸章，所見允稱洽當。王摩詰，固我國家喻戶曉之詩人畫家，作品非絕不可尋，則是書必可供潛心者之一助矣。因譯之。

原書有多處不關本旨失實之言，譯者均刪而未錄。但『南宗畫風，獨揚於日本。』語雖狂妄，而不爲過。幸覽者察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譯者於東京

摩詰自讚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實詩人，亦畫人，此點頗與羅賽諦相似。其深遠莊重，閒雅幽玄之詩想；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高人之人格，又類和津和須（William Wordsworth）矣。當羅賽諦（Dante Gabriel Rossetti）百年紀念，中國趙景深君譯其『天女』（The Blessed Damozel）載於小說月報，『天女』余嘗譯之，並欲詳論摩詰與羅賽諦與和津和須之詩歌，因恐卷帙驟增，不得已去之。若此薄冊，於與李杜稱『仙』『聖』『佛』之詩人，對北宗李思訓而爲『南宗元祖』之畫人王摩詰，得廣知於世，余願足矣！

著者於長崎村莊無聲書院

五月五日，中國繪畫展覽會開幕於華族會館，得熟視陸探微吳道子等遺蹟，校正之際，更追加本文。

昭和四年五月六日著者又識

原序

余少壯時，偶閱王維詩集，讀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序，知爲安部仲磨之事。於是愛吟維詩之情，油然而生。後究南宗，及其畫風，畫傳此書卽爲研究之一端。大正十五年，執筆『東洋史講座』王摩詰傳，關於開元天寶之時代觀，摩詰之畫，與畫論，南畫諸要項之解說。

世之非摩詰者，咸以被捕祿山，奉仕逆賊一事。此不解摩詰之甚者也。凝碧宮之詩，亦旣吐其赤心矣，杜甫曰：『白頭思明主。』又曰：『不見高人王右丞。』蓋深知摩詰境遇之悲。余亦於本書中細觀詳察，藉闢世之非難者。

摩詰發明水墨渲淡之原因，題畫詩少，殆難明瞭。卽作品亦絕無傳來。世傳郭忠恕摹本『輞川圖』或『雪霽圖』始得略窺其面目。雖米友仁妄言不足規取，此祇知潑墨淋漓，不解溫順和雅之所致也。

目次

譯者序

原序

第一章 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一 玄宗之治化

二 玄宗之餘韻

第二章 王摩詰

一 王摩詰傳

二 王摩詰之詩

第三章 初唐之畫壇

目次

一

六〇

一五

六

六

二

一

一

一 閻立本與尉遲乙僧……………六〇

二 李思訓與吳道元……………六五

第四章 王摩詰之畫……………七〇

一 山水畫……………七〇

二 人物畫……………七二

三 花鳥畫……………七四

四 畫評……………七五

第五章 王詰摩之畫論……………七七

一 畫則……………七七

二 畫學祕訣……………七八

第六章 北畫與南畫……………八〇

一 地理之說明……………八〇

二	人種之差異	八二
三	北皴與南皴	八四
四	北畫與南畫	八五
年表		

南宗
畫祖
王摩詰

第一章 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一 玄宗之治化

唐之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有濟世安民之才。說高祖而應圖讖，遂統一天下。自高祖至中宗數十年，重罹女禍，唐祚既絕，復續中宗，不免韋氏，睿宗復憚太子之英武，遂讓位於太子，是爲玄宗。

玄宗卽位，勵精政事。從張九齡，宋璟等作興慶宮，建『勤政務本』，置金匱於座右，探討章疏，規諷之理。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用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溺於貴妃，一顰一笑，洵可傾國。白樂天所謂：『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是也。寢身失國於是蒙塵西蜀。司馬溫公曰：『明皇始欲爲治，刻

勵節儉。惜晚節敗以奔，甚矣哉奢靡之溺人深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德二年，西紀七五七年曾爲『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上元元年，西紀七六〇年徙甘露殿。同年建巳月，崩於神龍殿，時年七十又八。至其治蹟，已詳唐書通鑑。茲述其風流韻事可也。

二 玄宗之餘韻

遊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溫溫如玉，製作甚樸。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

玄宗名之曰『遊仙枕。』後賜楊國忠。

隨蝶所幸 開元末，明皇每於春季，旦莫宴樂宮中。嬪妃使插豔花，帝躬撲粉蝶放之，蝶所止，卽被寵幸。迨貴妃專寵，此事遂寢。

花妖 初，沉香亭前有芍藥，一日，忽一枝雙出，朝深紅，午深碧，暮深黃，晚復粉白；晝夜異香，帝顧左右曰：『此花妖，不足訝。』

助情花 帝寵貴妃，荒於朝政。祿山始承聖蹕，進助情花百粒。大小如粳米，色紅。入夜含香一粒，

助情發興，精力不疲。帝祕之。豈漢之慎卹膠歟？

金衣公子 明皇每於禁院中，呼黃鸝爲「金衣公子」云。

銷恨花 明皇於禁院中，植千葉之桃。春花盛開，與貴妃日宴於樹下。曰：「萱草祇忘憂耳！此花亦能銷恨，」卽以名之。

醒酒花 帝與貴妃幸華清宮，宿酒初醒，凭妃肩覽木芍藥，折一枝與之，互聞其香。曰：「萱草忘憂，此花香艷，亦能醒酒，」名「醒酒花」。

蛛絲卜巧 帝與貴妃，每年七月七日，遊於華清宮。時宮女於庭中，羅花果酒饌，以擬牽牛織女。乃捉蜘蛛入小盒，翌朝視之，按網之疏密，以卜巧拙。密則巧多，稀則巧少，民間頗效之。

被底鴛鴦 五月五日，明皇與貴妃避暑於興慶池。寢於水殿之中。時宮嬪依欄觀水中鵝鴨之戲。帝擁妃綃帳，笑謂宮嬪曰：「汝等愛水中鵝鴨，豈如我之被底鴛鴦？」

半仙戲 天寶年間寒食節，宮中廣豎秋千，宮嬪戲舞。帝名之曰：「半仙戲，」士女亦稱之。

解語花 秋八月，帝幸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花開馥郁，帝與貴妃宴賞，左右皆歎美。指貴妃

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白樂天詩：『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即賦此也。

汲花露 貴妃宿酒之頃，苦多肺熱。或時近曉，獨遊後苑，傍樹扶枝，汲花露液以資潤肺。

含玉嗽津 貴妃肥滿，夏苦熱，肺恒苦渴，每日含一玉魚，借其涼味沃之。

長湯十六 華清宮供奉兩湯玄宗之湯與貴妃之湯也外，別有長湯十六槽。嬪御所浴也。華清初曰『溫泉

宮，』後改今名。

錦鴈 御湯中央，文瑤密石，且有玉蓮，泉湧成池，帝以錦繡作鳧鴈入之。又與貴妃施鍛鏤，戲小舟於其間。宮中之水流出，金溝內多珠纓寶絡，貧民爭拾之。

風流陣 帝每與貴妃宴樂，苟遇酒酣，則妃率宮妓百餘，帝亦統宮中之妓百餘，兩陣排於掖庭。是曰『風流陣』。張霞披錦被，攻擊相鬪，敗者罰以巨觥，時人謂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之亂。天意人事，並非偶然，可懼也。

望月臺 八月十五夜與貴妃臨太液池，憑欄望月，不盡眺覽。乃命左右，於兩岸築百尺高臺。翌年即與貴妃開宴賞月於此。安祿山亂後，剩殘礎而已。噫！

若睹故都，荒原淺草；

月光滿地，秋風泌身。

如此明皇，張風流之陣；爲錦鴈之遊，擁解語花，爲半仙戲，嗅花醒酒，隨蝶而幸，橫遊仙枕，合助情花，殆盡歡樂之極致。使見張九齡之威風秀整，敬之畏之，豈僅開元之初？政治泊乎漁陽鼙鼓，蛾眉委地，松竹再生，亦又奚益？然帝與貴妃之所爲，實開元天寶之韻事。千載而降，膾炙人口。然此風流天子之下，文學，美術，音樂諸藝術，藉以勃興。詩星畫伯，燦然照耀盛唐之空中。實則開元天寶，如天平，如元祿，如Pericles，如Augustin，又如Elizabeth之女皇時代，唐代文化之最高時代也。首稱詩賦，韓退之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李杜者，詩中之聖。王孟，韋柳以下，有如衆星之拱北斗。千紅萬紫，花開一時矣！是即玄宗之『開元天寶』。

我王摩詰，亦誕此盛世。曰『詩人』於李杜稱仙聖佛；曰『畫人』於北宗李思訓有南宗元祖之目。今請述此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自適田園之自然派之詩人，理想派之畫人。

第二章 王摩詰

一 王摩詰傳

唐之山水，當王摩詰開拓與李思訓反對一派之際，董其昌所謂：『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者是也。初以渲淡，一變鉤斫之法。提倡水墨畫，曰『南宗』。

王維，(Wang Yu-Cheng) 字摩詰，官右丞，太原人。深依佛門，信仰維摩。國史補 維摩者，出梵語維摩羅難利帝，(Yimalakirti) 稱『無垢』，又譯『淨名』。摩詰性好溫潔，不容浮塵，兩童灑掃，日必數十度。字曰『摩詰』，彌爲切當。父處廉，汾州司馬。移家蒲城，遂爲河東人。系圖如左：

儒賢

趙州司馬

知節

揚州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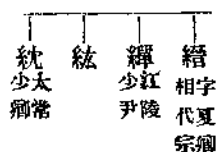
胄

協律郎

處廉

汾州司馬

維字摩詰
書右丞



維，有緒以下兄弟四人，姊妹似亦有也。十七歲所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云：

獨在異鄉爲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卒於乾元二年。舊唐書或謂卒於上元初，年六十一。新唐書蓋摩詰卒年，隨籍而異，茲據趙殿成之年

表，並新唐書「生於中宗長安元年」西紀七年，則知摩詰九歲屬文辭，開元九年西紀七年拔進士，任

大樂丞，累至濟州司倉參軍，開元二十一年西紀七年，張九齡爲中書侍郎。二十二年五月，爲中書令。是

時也，摩詰一陽來復，爲九齡所推輓，一躍而任右拾遺。開元二十五年西紀七年，爲監察御史，在河西節

度使幕中。天寶元年西紀七年，爲左補闕，遷庫部郎中。天寶十一年爲文部郎中。天寶十四年西紀七年，十

一月，胡賊安祿山謀反。漁陽鑼鼓，鞞鞞而來！十二月遂陷東京。十五年六月，潼關失守。都人士驚愕，不知所措。帝遂蒙塵巴蜀，祿山之兵，亂入長安矣。時摩詰與陳希烈等三百餘人被捕，杜甫、鄭虔、廣文、裴迪、儲光羲、盧象亦俱焉。杜甫後幸遁逃，摩詰不幸被拘於菩提寺。既不得扈從車駕，乃服藥取痢，僞稱瘡疾。祿山素耳其名，憐之。遣人迎置洛陽，強爲新政府給事中。此皎潔摩詰之一生，動受非難之素因。後之說其失節，卽在於此。然摩詰情感之士，溫良如玉，雖無顏真卿毅然武士之氣概，而當偶然過失，境地亦悲，豈可疑其本心乎？

摩詰與凝碧宮 偉人文豪，一生之中，苟發生任何一大事，愕然而醒！此謂之『驚愕之年』（Annus Mirabilis）又可謂之『厄年』。摩詰遭厄年凡三次：三十盛年，失其細君，一也。細君名不傳，但死後摩詰一生不娶，則其鴛鴦契好，固可想見。一朝愛妻云逝，傷感曷極？『拉飛耳』前派之（Roseette），悲夫人長眠，竟葬詩集於墓中，以身代之。我王摩詰不然。愛妻雖亡，慈母健在，迨後二十年慈母見背，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此第二度之厄年也。母崔氏，篤信佛，歸依大照禪師。摩詰別墅，輞川草堂。澄行其處，約三十年。故母逝後，上表爲佛寺，祈求冥福，清源寺卽其地也。寺之西南方，有摩詰與

慈母之墓。

至摩詰第三度厄年，則祿山謀反，被捕凝碧宮是也。一日，祿山宴其下於宮中，慶祝勝利，時梨園子弟，教坊工人，迫爲歌舞，羣皆悲鳴！事爲裴迪所知，摩詰聞而仰天悲惻，乃歌曰：

萬戶傷心生野煙 百官何日得朝天

秋槐葉落空宮裏 凝碧池頭奏管絃

數十萬戶之長安，橫被蹂躪，天子蒙塵；官吏絕影。何日得白馬金鞍，衣冠束帶，以朝紫宸邪？宮中空寂，秋槐葉落，宜乎仰天悲測，發爲咏嘆，忠誠有足多矣！（Warner）譯之：

Ten thousand streets (oh piercing to the heart!) smoulder like burning
grass.

The hundred ministers, on what day shall they again assemble round the
Throne?

With fallen leaves of the autumn kwei the Palace Paths are blocked;